

敵偽資料 第七號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引言

- 一、七年來的敵閥
- 二、東條內閣的總清算
- 三、小磯內閣之本質及其動向
- 四、敵新閥的陣容
- 五、各方對敵閥更易的觀察與批評
- 六、我國各報的批評

MG
D731.324
6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目錄



3 1799 3828 1

東條倒台與外務相閣
目錄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引言

由於我國的七年抗戰，鑄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悲慘命運；更由於美海空軍的優勢已成，將直搗扶桑，促成倭寇的崩潰。於是使驕悍無匹的東條英機，一位蠻橫專制的日本軍閥，束手無策，雄心頓消，而不得不慘然引退。在東條下台之前，亦未嘗不欲作最後之爭扎，無奈日寇的危機已暴露無遺，東條已無回天之力，所以他的辭呈裏曾作如下的悲鳴：「當現在非常的決戰前期，痛感有重振人心，協力向完成戰爭邁進之要求，故廣求人才以強化內閣，會盡一切手段，期其實現，但終未能達到目的」，是則東條下野前的窮態，及日寇前途之黯淡，於此可以概見。

東條既倒，日寇全國震盪，倭皇徵詢重臣意見，結果決定由小磯國昭和米內光政來聯合組閣，讓他們做東條的替死鬼。那號稱「朝鮮之虎」的小磯國昭，原是頂笨拙的投機家，又是醉心侵略的僧子手，也是僅次於荒木貞夫與真崎甚三郎的著名右翼軍人，一九三九年晉升陸軍上將，現年六十五歲，曾醉心於大陸侵略，痛恨英美，以軍務局長的資格，痛罵九國公約，後來由軍人轉入政途，由北進變成了南進主義者，在平沼內閣對歐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引言

二

政策躊躇未決時，曾力主參加德意同盟，並不斷的鼓吹南進，迨近衛內閣時又大吹法艦，力主強硬，曾爲近衛所不滿，東條組閣後始奉命任朝鮮總督。米內光政則是個平凡的海軍角色，屬於末次信正等一派的海軍派，曾經激烈反對過倫敦海約，現年六十四歲，一九四〇年曾一度組織過剛滿六個月的短命內閣，在「重臣」的眼中，他算是敦厚的人物。

看小磯米內這樣的材料，這個新聞不見得會比東條強了多少，頂多亦不過是東條內閣的延續而已。所以這次日本內閣的更迭，顯然象徵了日寇的末日即將來臨。然而我們絕不要用東條的倒台而有過度的樂觀，以爲即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序幕，該所謂困獸猶鬥，小米內閣雖屬平凡，他們正如騎上了虎背，必仍將把日本的命運作孤注之一擲，我們祇有上下一心，精誠團結，一定要打到敵人無條件投降以完成最後一貫之功。

一、七年來的敵閣

美軍攻陷塞班，日寇全部覆滅，東京轟動，人心惶惶，東條政權於動盪中竭力掙扎，終於十八日引咎總辭，此為太平洋戰爭以來敵閣破壞之第一次，而為蘆溝橋事變以來之第七次。

近衛文磨第一屆內閣，成立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顯發重慶一彈，日軍即對我國大舉侵略。敵寇原夢想三個月結束戰爭，而我國於南京武漢瀋陽淞滬守以後，仍繼續抵抗，戰局已成長期化，近衛內閣既不能『速戰即決』，乃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發表聲明，企圖誘和，此項陰謀，經蔣委員長痛斥以後，完全破產。同時日本革新派法西斯軍人又嫌其不夠強化，近衛內閣於是崩潰，平沼騏一郎發起組閣。平沼為國本社首領，生平力倡日本型之法西斯主義，並對德合作。平沼內閣係以軍人為政治基礎，曾召開數十次互相會議，促成德日義三國軍事同盟。此一政策首遭國內海軍界反對。而德國對蘇協定，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予平沼內閣，以霹靂一擊，使其四月後即告崩潰。阿部信行及時拜命組閣，嗣後，一變平沼之方針，而對希特勒所發揚之歐戰，採取『不介入』政策，阿部內閣時代國內經濟危機開始嚴重，而外交亦無出路。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即行垮台，繼起組閣者為米內光政。米內內閣，對於侵華戰爭，依然一變莫反，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對內既不能滿足陸軍方面革新派之要求，強化戰時體制，對外又未能確立日本外交方針，甫過半年，即告瓦解，於是近衛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再作馮婦，組織新閣。近衛第二內閣，對內推行「新體制」運動，解散一切既成政黨，組織「大政翼贊會」，以集中國內之政 領導。此一組織，時人目為日本型法西斯政黨之誕生。對華則標榜所謂「收拾事變」。東條英機以中將入閣，担任陸相，兩月以後，近衛實現法西斯軍人之外交方針，與德義締結三國軍事同盟，以美國為顯然之敵人。近衛第二內閣，於美國經濟壓力之下，於一九四一年三月開始對美談話，久延不決，七月中旬一度總辭，近衛第三內閣成立於對美談話時，然亦未曾成功，於同年十月中旬讓位於東條英機。

東條內閣既經成立，費人即認為東方新危機之信號。果然日本對美進行欺騙性談話時，奇襲珍珠港攻新加坡，揭開太平洋大戰。東條內閣，在三四年戰爭期間，也曾數度改組，一九四二年九月成立「大東亞省」。由古木一男担任大臣，一九四三年四月，重光葵繼谷正之担任外相。東條於兼陸內兩相外，復兼文相，其他不管部大臣，農村大臣，均已更迭。九月至十月二度改組，東條又兼任新成立之軍需省大臣，一九四四年三度局部改組，以圖加強，終於在美海軍攻進塞班與我陸軍堅守衡陽情勢下，宣告崩潰。

根據上述數閣迭次之更換，不難看出：

第一，數閣對我開始侵略以來確係遵循大陸政策，企圖以「徵服中國」為征服世界之

基礎。而中國抗戰不屈不撓，國際形勢又對敵不利，從近衛第二內閣起，一變其基本政策，企圖於世界戰爭範圍內，結束「中國事變」。其國策不按既定計劃執行，而作急角度轉變，顯為伐謀之敗。

第二，日本自對我侵略以來，在政治上之要求，乃完成法西斯化之過程。軍人政治地位，自近衛第二內閣以後，日益加強，而進極於東條一身兼任五相。

第三，東條內閣在盟軍聯合打擊之下，力求加強國內體制，進行「國政運營」，加以軍火生產，以挽救其戰略危機，此一目的，今日看來，全已無望。

第四，日本每更送一次內閣，輒望有助於其民氣之提高，然歷屆內閣每將其人民帶進新危機之中，東條內閣所不能完成者，新閣能否完成，殊成疑問。

（中央社輯載卅三年七月廿八日重慶商務日報）

二、東條內閣的總清算

一、東條內閣行述

東條英機受命組閣時五十八歲，爲現役軍人，一九四〇年七月出任第二次近衛內閣陸相。第三次近衛內閣復留任。東條兇殘陰狠，素主侵華，一九三六年曾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一九三七年繼板垣爲關東軍參謀長。此次受命組閣，於對華戰事膠着，國際局勢突變之際，其將犯難冒險，作重大之軍事行動，自無可置疑。當時東條以首相兼任陸相及內相，其他閣員奉命唯謹，成爲一軍人統治下之「軍事內閣」。內閣成立，東條發表正式聲明：

「解決中國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躋世界於和平，乃日本確定不變的國策，今當面對着未曾有的重大國際局面之際，政府對外，愈將密切其與盟邦的關係，對內愈將完備其國防國家的組織，期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向完成聖業邁進」。

分析氏之聲明，對內則加強統治整化體制。對外則一面解決中國事變，一面策動南進或北進之侵略。茲將二年餘以來東條內閣之內政設施，外交軍事，作一清算。

甲 內政方面

一、製造御用議會

十年以來日本議會政治漸歸萎滅，三西新體日益強化，在第二次近衛內閣時期「既成政黨」，已被迫解散，七十六屆議會大議席之排列，不依黨派區分，而回復三十九年前之舊式的依地域爲區分。東條對此猶以爲未足，欲做德國之製造議會，乃包辦一九四二年之選總舉。衆議院四百六十六席中，其「翼贊體制協進會」推選之候選人，佔得三百八十一席。議會遂淪爲假設機構，八十屆議會（一九四二年五月）於敬聆內閣虛飾誇耀之報告後，匆匆閉會，八十一屆議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承命通過東條所提法案八十餘件。此後此奴役性之日本議會，例行開會，聲臭全無，亦不復爲人所重視矣。

二、集中權力，加強統制

東條內閣事權集中，內閣較第三次近衛內閣爲統一。因其內閣之主體爲軍部而輔以恭維命令之官僚份子，是以在行政與軍事上，統治甚強。東條進而思統制經濟，支配產業，遂於八十一屆議會通過「戰時行政權特令」案，依此法案，關於鐵礦煤，輕金屬，船舶，飛機等重要軍需物資之支配全權操於內閣總理，是東條又爲經濟之獨裁在矣。東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六

條爲政令迅速之效率加大。實行「行政簡化，一九四二年末，大專裁併駢枝機關，（計有一省，二院，三十一局，十三部）。

三、壓制人民，榨取資財

東條內閣對於壓迫人民自由，管關思想行動，較前任隱屈內閣爲嚴酷，「戰時刑事特別法修正法案」之通過，更使嚴刑峻罰達其極致。關於榨取民間資財以應龐大戰費，東條內閣，更是盡力搜刮，無所不用其極。第三近衛內閣決定一九四一年度預算原爲一百三十九萬萬日元。東條內閣後進加四十三萬萬元。一九四二年度一般預算，軍費，專項共達二百五十萬萬日元，一九四三年度共達四百七十萬萬日元，民間資財搜括殆盡，人民生活貧苦至極。

乙 軍事方面

一、所謂「解決對華事變」

東條素主侵華，其所編羅之僚徒，更多侵華論者，組閣以來，不斷強調粉碎「抗戰政權」，結束「對支事變」。

一九四三年初且以日本政府名義，聲明「決於一年之內根本解決中國事變」。在各戰場屢次蠢動，圖北自冀魯，南至粵滇，東犯浙贛線，西侵太行山，更蠢動於湘鄂之間，

圖逞於豫中贛南。我軍或依地形，或運軍略，奇以制勝，堅以抗敵。是以東條年來對華作戰，不惟未能奏結束之功，反之各路蠢動，勞而無功，師且老矣，頹瀾就職當在不遠。

二、南進——太平洋爭

東條初登台，對於南進北進，均作準備，初未決定發軔何者，彼時對德軍侵蘇得手，東條頗思煽惑美軍，先犯蘇俄，分得德軍一杯羹湯，是以特派來栖三郎赴美，對瀕於破裂之日美談判作最後努力，乃美國立場正大，政策堅定，日美談判終於破裂，而另一方面，德軍侵蘇軍事優勢至莫斯科之攻守戰而達最高峯。蘇軍由莫斯科之血戰堅守，士氣轉盛，頹勢漸挽，東條見德蘇戰事膠着，乃決定冒險犯難，以國運爲孤注，發動太平洋戰爭，英美防務不固，動員未週，遂爲所逞。然自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間，經過珊瑚海與中途島兩次戰役後，初期勝利，已成曇花一現，太平洋戰爭，形勢逆轉，此後美海軍採主動攻勢，敵寇連遭重創，至土魯克美艦隊大捷，完全粉碎敵寇勝利迷夢，最近塞班之捷更成爲南進軍事之契機。

三、北進成空，對蘇羈縻

東條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間七十七屆臨時議會宣稱「日本自不能漠視本年六月梅蘇作戰後所引起的國際情勢，故曾在北滿採取每一必要的步驟以確保帝國之地位。」彼時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進攻勢尚盛，東條尙未決定北進，故對蘇態度頗硬，而至十二月七十八屆議會中，東條則云「日政府態度旨在維持北方安全……迄仍未變更」。語氣已緩，態度亦軟。迨後日南進受挫，蘇聯抗德得手，日對蘇態度乃日益軟，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蘇簽訂臨時漁業協定，日本志在羈縻，而蘇聯立場則極堅定，看法亦極明白。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真理報爲文紀念日蘇中立協定一週年，直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參加之下，把防共協定延長五年，……其侵略本土是盡人皆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日德義又締結了新的三國同盟，不僅互相保證對英美共同作戰到底，決不單獨締結和約，甚至在勝利結束後更要依照三國同盟的精神，密切合作，所以日蘇中立協定就受到嚴重的考驗」。就此一例，即可見蘇聯立場鮮明，固未爲東條所欺也。

二、東條內閣之喪鐘

東條爲「軍事內閣」，自必作軍事冒險，是以初組閣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更復加緊對俄軍事。因其內閣之性質爲軍事的，故其任務亦爲軍事的，迨冒險失敗，蠢動受挫，足證附其任務不能達成，其壽命日當終止。首自對華戰事而言，年前蠢動，徒滋擾擾，今歲攻勢，豫中既告無功，湘南又復受挫，再衰三竭，坐待就殲。以言太平洋軍事，如上文所論初期勝利，已成過去，中途島敗後，所羅門再挫，美海軍聲勢既振，進擊益力，

土魯克之疑已使日人喪胆，近後佔領澎湖，進追小笠原羣島，戰爭逼近日本本土。倭寇舉國惶懼，淪喪之禍迫在眉睫，東條雖顏厚詞強，亦惟有請罪辭職。中央社據東京十九日廣播，官方宣佈：日首相東條英機已向日皇提出內閣總辭職之辭呈。公報稱：「政府鑒於目前時局嚴重，有廣羅賢能，加強內閣之必要，目前政府雖已籌畫一切有效之方針，但仍未能達成其目標，故內閣已於十八日向天皇提出總辭呈，爲組成更強有力之內閣，順利進行戰爭計，爰決定解散現閣」。東條之喪鐘鳴矣，嗚呼凶頑，誤國毀名繼言組閣者，其警諸。

（載卅三年七月廿一日重慶國民公報）

三、小磯內閣的本質及其動向

一、聯立內閣的歷史意義

倭寇對於組閣大命同時降下於兩個人，稱爲「聯立內閣」，在其內閣史上計有兩次，即是松隈內閣與隈板內閣，所謂松隈內閣乃於明治二十九年九月繼第二屆伊藤內閣倒後成立的，當時伊藤與自由黨合作渡過第九議會，解決外交還遼東而起之彈劾案後，爲中日戰爭後的戰後內閣，擬請松方與大隈人內閣助其解決戰後財政問題，結果被坂垣及自由黨反對而倒閣，松方與大隈同時受命組閣，即是藩閥與政黨妥協組閣的開始，此時大隈提出四個條件，第一條就是實行閣僚連帶責任制，第二條是尊重民權，是政黨勢力在內閣得到領導地位的矯矢。隈板內閣是繼第三次伊藤內閣成立的，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伊藤因組織政黨在元老會議與山縣正面衝突而辭職，當時自由黨與進步黨初釋舊嫌，合組憲政黨，伊藤爲扶殖政黨內閣，所以排除反對推薦大隈與板垣共同組閣，就是第一屆的政黨內閣，也是反對藩閥勢力首次得到政權的，陸海軍大臣得斐旨留任，不然就不能組織成功，並不是所謂政黨與政黨間的聯立內閣，前者以大隈爲副首相來包含新勢力，後者乃因合併新工黨與兩黨舊領袖共同組閣，其意義完全不同。

此次倭重臣推薦小磯與米內共同組閣，係承東條容納薩派企圖將內閣變質的計劃失敗的新情勢下決定下來的，在過去小磯是南進派，而且又是關東軍系統的軍部長老，米內曾經是殘餘派的激烈分子，做過兩任海相以後受過消毒，所以得到重臣的垂青而做了首相，現在算是穩和的重臣，也是議和派陣營內的軍部長老，以小磯接受主戰派的要求，準備最後的決戰，使米內坐在房間裏面專縫壽衣準備後事，這是重臣集團推薦他們兩人的真實用意。

二、改組流產與新閣成立

我們欲了解新內閣的本質就要先明瞭改組爲甚麼會流產，自六月廿八日以來，整整廿日間在醞釀新政潮經過周密考慮後決行的改組，只能維持十八小時另四十分之餘命，還不及一筒鹽水注射針的效能，其理由安在？這是值得吾人研究的，據東條自供，它想廣羅人才加強內閣努力作戰，羅致人才的目的不能達到所以跨台，那末，究竟誰不受其羅致，顯然不是薩派這類的議和派，而是同東條提出難以接受的要求的主戰派，主戰派的要求是什麼，不妨把它拿來介紹一下：

- 第一、政府應該拿殘餘的海軍來對美國海軍決戰，不要再隱藏起來逃避決戰。
- 第二、政府對於動員的努力還不夠，應該擴大動員學生，征用婦女送到第一線作

戰。

第三、財閥們還在暗中阻礙軍需生產，軍需增產的一切阻礙應該徹底剷除。

這三種要求東條何嘗不想幹，其實都是幹不通的。舉海軍作戰爲例，六月十九日的海戰，不但損失了艦載機三百五十餘架和軍艦十四艘，連第二艦隊司令長官南雲也陣亡了，現在還有多少本錢可以談決戰呢？說到學生動員，高等學校大學的學生，除理工科學生征用於工廠外，其餘都已上火線，要再動員只得動員高級的中學生，婦女自十二歲起至四十歲都動員了，只不上前線肩槍作戰而已，倭國婦女是否能像蘇聯的婦女上陣，她們的體格根本就成問題，軍需省出現後，所有工廠都在軍需省管理下，財閥還能再阻礙軍需增產嗎？這樣檢討起來，它們的要求都是在唱高調，且看小磯怎樣處理這些要求，做後援的作戰努力來滿足它們的期望。

東條當老實說過，辭職的另一理由是一新人心，它的作戰指導和戰果太令人失望，因失望而動搖，而意氣阻喪，那是不折不扣的事實，怎樣挽回既墜的人心，作戰乎？投降乎？現在人民正在徬徨於歧途，小磯米內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恢復民心的妙計，計從安出，這是第一個難題。

東條因爲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而跨台，小磯米內要從解決這些問題做起，只有有力地進行對美決戰，這是首先要做的。

三、內閣的時勢與其動向

東條內閣雖然倒台，主戰派，這間的焦點自然就要是教一班能幹到最後是主戰派的。要求，不然，這內閣就真不能成立，即成立也不得維持下去，重臣誰說它們已經變了兩天工夫，決定，可能這內閣已經變到對付國難，在產生之初就種了糾紛的種子，祖國也相當費力，現在這內閣已變壞了，是說它已經變壞了。

第一、東條以相繼任內閣（後來解除），這內閣，軍需相及參謀總長，並且取舉許多特權，完成其倭國擴張政策，若內閣除東條以外相繼任大東亞相外，其餘既不兼職，首相職權特別雖然沒有明令廢止，東條政治方式是修改一半了。

第二、主戰派的四大要求在閣僚名單上已盡其接受，即是以二宮中將任文相，表示新閣願意加緊對英學生及婦女上火線，以米內任海相復現役，即是將由海軍長老來考慮海軍出動決戰問題，不顧血本如何，海軍將作最後的選擇，至於財閥阻礙軍需增產的努力一節，即由三井財閥的長老藤原來當軍需相，滿足主戰派的要求，主戰派反對東條與議和派的確派妥協，新閣完全排除非派人物的入閣，以緩和主戰派的反對，在內閣名單方面，主戰派完全勝利了。

第三、新閣以松坂檢事總長任法相，以大連任內相，那是完全準備以十足的警察力

來於國內的反戰運動，對於戰爭末期的殘廢暴動採取緊急豫防的步驟。

第四、島田俊雄與前田米藏都是新以來的親軍政客，政友會原來就是三井財閥的政治工具，新內閣以島田任農商長，前田任運輸通商相，藤原任軍需相，即是以戰時經濟的命脈，如糧食、物價、運輸、造船、造橋等各種軍需增產的全權委諸三井財閥和政友黨政客，大藏大臣仍由石渡軍運，從財政經濟方面來看，完全是三井內閣，三菱系統被排除於政治圈外。

第五、重光以外相兼大東亞相的人事特別有趣，重光的略歷告訴我們，它做過駐美總領事，駐華駐英駐德及駐蘇的大使，說其關係對各國都有點因緣，又是關西財閥林某的女婿，現在要找出比它姘女性十足的外交家的確不容易，更耐人尋味的就是兼任大東亞相，也許是因爲小磯內閣正在考慮取消大東亞省，表面上改變以殖民地對待佔領地的姿態來欺騙傀儡組織，俾使發動新政治攻勢也難說，總是一種極其有趣的問題。

第六、厚相廣澤是木戶系統的人物，曾任平沼內閣厚相及米內內閣的書記官長，國務大臣町田是國民政黨的惟一代表，兒玉秀雄是長州閥的系統，緒方是朝日新聞的副社長，是英美通的記者，它可能兼情報局的實察指揮者。

第七、再就新閣僚與歷屆戰時內閣（指七七事變以後）有關的人物來做一個觀察，曾參加第一次近衛內閣的石杉山元、米內光政，參加平沼內閣的有米內、前田、小磯、

廣瀨、參加米內內閣的有兒玉、島田、藤原、小磯、石渡、廣瀨、參加東條內閣的有重光、石渡，並沒有參加阿部及第二、三次近衛內閣的關係，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小磯內閣實質上是米內內閣的班底，由軍部系統言之，佐賀閥及薩派完全被排除，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八、小米內閣的特色其實也就是缺點，它包容了許多各種派系的大人物，表面上很好看，也似乎很有刀，其實意見的統一很困難，將來政略戰略的決定權將操在杉山，米內，藤原諸人手裏，小磯總是一副傀儡首相，它們三人在內閣裏面可以有十票，十六人的閣員它們佔了十個，自然可以支配一切政略戰略，發揮它們的領導作用，因為佐賀閥與薩派的排除，將來必受內外夾攻，以致瓦解。

第九、小米內閣的任務，無疑的是進行更慘酷的作戰，就其閣員名單來看，希特勒敗亡後的地位，在組閣的時候已經把它考慮到了。所以，議和份子的潛伏也是新內閣的一種特點。

總而言之，新內閣的成立是在主戰派的勝利下促成的，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上面都有一番一場的惡戰，這是不能避免的，將來希特勒戰敗或再來一場大敗戰，那新內閣也就不能收拾殘破的閣政，也必將隨同小磯內閣的命運依然崩敗了。

（載卅三年七月廿三日重慶掃蕩報）

四、敵新閣的陣容

小磯米內於二十日其時命退閣，而小磯的名字居先，昨天關真的名單揭曉，總理大臣決定是小磯退閣，但小磯借的是米內的班底，十五個國務大臣中，竟有六個是一九四〇年米內內閣中人的再選，且此六個也不妨目爲小磯米內的聯合內閣。今日之總理大臣小磯，是當年米內內閣的拓相；今日之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乃當年米內內閣的書記官長；今日的厚生大臣廣瀨久忠，乃當年米內內閣的法制局長官；今日的農商大臣島田俊雄即當年米內內閣的農林大臣；今日的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即當年米內內閣的商工大臣；今日的國務大臣兒玉秀雄乃當年米內內閣的內務大臣。一眼望去，小磯內閣染上了前米內內閣的彩色甚濃。除陸海相而外，小磯內閣的性格，也彷彿若米家班。陸相杉山與海相米內倒是一對老搭檔，他兩個同庚，同於一九三七年入相林內閣，第一次近衛內閣初期，也是這兩人分擔着陸海相閣。即小磯起用的軍事人物，差不多復古了七個年頭。看全班人馬，內閣首班小磯是軍人，褪了軍色的軍人。小磯受命於敗軍之際，危難之秋，因鑒於東條軍事獨裁的慘敗，物議囂然，不得不把他的軍事內閣塗抹保護色，即（一）他自己不兼職，（二）他不多用軍人閣僚，陸海相當然用軍人，另外文相二宮治重也算半是軍人，餘以官僚佔下風，有六個；政黨次之，居其三；純正財閥僅藤原一

名，還有緒方一名是代表輿論，藉以表示對宣傳刮目相待，閣員的分配，似有意對國內外排下一個八陣圖。內則駕用熟練的官僚，以行小磯政治，並顯示着延攬各方，利於全國閣員，外則披露着二重矛盾的閣格，一方面是採取軍事的「大物主義」，以有力軍人掌大權；一方面是一羣文弱但忠盡於戰爭的雜牌軍，在撐着後方陣線。總核起來，小磯內閣似是過渡的性格，但這班人物却甚奮動鍊達。近衛文麿第一次組閣纔四十六歲，小磯內閣十五人平均年的是六十二歲強。

以下該寫這十五人的簡單履歷。

(一) 杉山元，陸相。他本是宇垣一成提拔的宇垣系健將，在少壯軍人評定宇垣熾烈的時代，背地裏杉山也同樣受罪。一九三七年宇垣組閣流產，杉山就在那時背毀了宇垣，他反對宇垣上台，翻雲覆雨的與少壯派唱和結托。這一變，杉山的溫厚人情全失。林銑十郎組閣，寺內壽一推薦中村孝太郎爲陸相，就因爲中村比杉山更中派一點。後來中村病倒，杉山代起，陸相地位輝聯到近衛內閣，七七事變杉山是元兇。中日戰爭就在杉山陸相時代訂了起來的。在人事上，杉山與南次郎也有着因緣，一九三〇年南任陸相，他是次官，九一八事變杉山參贊有份。他和當時的參謀次長二宮治重（即今次小磯內閣的文部大臣）密邀土肥原賢二到東京，共商在瀋陽舉事。在做陸相之前，一九三四年任過參謀次長，一九三六年晉升上將，同時任陸軍教育總監。一九三八年六月自請辭

去陵相職位，引薦板垣征四郎接任。在日本陸軍人事史上，未曾有像板垣這樣躍等為陞者，那也是杉山討好少壯派的一種手段。同年杉山至中國戰場任華北派遣軍總司令，一九三九年任參謀總長，至被東條取而代之。杉山在日本現役陸軍裏面，資格之老，除寺內壽一外，無出其右者。

(二)外相重光葵，是東條內閣以下幾個連任者之一。重光任東條的外相是去年四月二十日，因此人乃正統派的外交家，其時英人格變會論及重光是「反對軍閥的人物，尤為松岡親總外交的死對頭。」中國人對重光甚熟識，大家都知道他在虹口公園被朝鮮志士炸斃了一條腿。一九三七年任駐蘇大使，因張鼓峯事件與蘇聯鬧翻了邦交，宇垣外相把他調使英國，一九四一年因英日交惡停聘由倫敦歸日，旋往南京任汪偽組織的日使。中國人永不會對重光存什麼幻想。

(三)內務大臣大達茂雄是個新官僚。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政科，混過內務省的書記官及縣知事等，一九三四年巴結上了軍部，交紅運，忽出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的法制局長官，不久左遷總務廳長。一九三八年三月任華北臨時偽政府的法制顧問。

(四)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是知名的親軍財政技術家，與賀屋興宣青木一男是同流的人物。在平沼內閣時代當大藏大臣，在米內內閣當書記官長，一九四〇年做了議員。一九四二年任汪偽組織的最高經濟顧問，到去年二月十九日又被東條拖去代替賀屋做大

藏大臣，也是其幕僚團體，下進任者之一。右邊是近衛文麿第一高等學校的同窗，兩人交情甚密。

(五)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只有他是這地的財閥，屬於三井財閥系統，一生於「死於紙」的王子造紙會社的總經理。但藤原是財閥的右翼，且早已名進仕籍，今年已是七十五歲的老翁。

(六)運輸通信大臣前田米藏，出身政黨，老於仕途，他在田中內閣時代就任過法制局長，是大隈內閣的閣下大臣，廣田內閣的鐵道大臣。他是政友會的總裁，因為他退休，政友會總裁為久原與中島的對立。去年五月十二日發覺政治會改組，前田米藏又出山，任總務會會長，兼議員部部長，發緣時會，混進東條的集團，時人評此為「死灰復燃」。

(七)厚生大臣廣瀨久忠，雖是甲洲野處廣瀨久正之子，但其身份是官僚，馬場銚一但是「借馬」，入平沼內閣為厚生大臣，是團邊通連與本戶幸一力薦的，在平沼內閣中與前田米藏關係。

(八)農商大臣島田俊雄，在政友會中自己多成一派，田中義一曾譽之為「馳聘於千萬物中的政治家」。黨人而與實業有關係，曾兼任朝鮮信託會社，吾妻川電力會社及中央信託等董事。在中島與久原對立時，島田役於中島幕下。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九)文部大臣二宮治重，士官學校第十二期步兵科，陸軍大學畢業時成績居首，此人也是宇垣系，宇垣的同鄉，追宇垣失勢，一九三四年被編入預備役，一九三六年乃改業轉任鮮滿拓殖會社總裁。

(十)司法大臣松阪廣政，京都人，一八八四年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一九三一年曾遊歐美，一向在司法界服務，一九三五年任東京控訴院檢察長。

(十一)國務大臣之一，町田忠治，在小磯內閣中年紀最大，今年八十歲。他以前是民政黨總裁，與前田是對侍的人物，勢力則較前田而上之，青年時受知於大隈重信大藏大臣，當內閣及第二次若槻內閣聯任農林大臣，在岡田內閣任農林大臣，當內閣以後即不入閣爲大臣，對來邀的首相常答稱：「我在院外協力」。以後都是做內閣參議顧問之類，他也是翼贊政治會的顧問。

(十二)國務大臣之三，兒玉秀雄，是伯爵，貴族院議員，在貴族院中組織研究系擁有甚大勢力。在岡田內閣時代任拓務大臣，林內閣任通信大臣。寺內壽一與水戶幸一都是兒玉的妹丈，在政界頗有聲望勢力。去年曾到爪哇任荷屬東印度的軍政廳長官。

(十三)國務大臣之三，緒方竹虎是代表輿論，代表朝日新聞。緒方曾留歐三年，在倫敦研究第一次大戰善後事情，第二次近衛內閣組織大政翼贊會之時，遴選二十六民間

代表，緒方就是代表之一。

(載卅三年七月廿三日重慶大公報)

(中央社訊) 據東京二十二日廣播：陸軍大將小磯國昭和海軍大將米內光政，今日下午一時引入宮謁日皇，呈奉新閣閣員名單，計：

內閣總理：小磯國昭(陸軍大將)

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大將)

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大將)

內務大臣：大達茂雄

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

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

外務大臣兼大東亞大臣：重光葵

運輸通信大臣：前田米藏

農商大臣：島田俊雄

司法大臣：松阪廣政

文部大臣：二宮治重(陸軍中將退休)

厚生大臣：廣瀨久忠

國務大臣：町田忠治，兒玉秀雄，緒方竹虎。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五、各方對敵閣更易的觀察與批評

(一) 何總長之談話

「中央社訊」敵國東條內閣總辭後，經小磯米內二人兩日之努力，新聞人選，已於二十二日呈報決定，中央社記者赴軍委會謁見何參謀總長，詢其對於敵新閣組成之意見，當承答覆如次：

自東條英機內閣總辭後，一般輿論對於日寇未來之動向，紛作種種揣測，此種現象，頗屬危險。查日寇以侵略為其國策，決不因輿論人之進退而改變，日寇非至山窮水盡之時，絕不能覺悟，故輿論對於日寇應有深刻之警惕，不可因東條個人之去職，而遽作日寇或將作無條件投降之幻想。

至於東條未去之原因，實不止一端，惟主要者有二：一，即太平洋戰事失利，盟軍日益迫近日本本土，且隨時有在其本土登陸之可能，東條束手無策，不得不以辭職了之。另一理由，即為敵國上下認為戰爭無望，厭戰高潮，無法制止，反對勢力因之抬頭，令東條無法再繼續任職，故知難而退。對於閣人選之組成，即可明瞭新閣中除與軍人無重要利害關係之外相及「東亞大臣」，仍由重光葵聯任，主持財政之藏相，仍由重財閥石

渡莊太郎外，其餘均一職。則由前參謀總長杉山元元帥繼任，文相由素來反對東條改革之退伍中將二宮浩重繼任。二宮自定之軍需大臣由前國實業界子藤原銀次郎繼任，繼此數人之上者，則顯反東條之色彩，已極濃厚。杉山元原任參謀總長，後被東條所排斥，二宮浩重曾任旅隊長，後因反對東條而被逼退位。二宮在日陸軍中頗有地位，但因受東條之壓迫，極不得意，此次出任文相，其意義自可注意。軍需大臣一職，原係由東條自兼，但結果因措施失當，造成日本產業界破壞之現象，陷敵國於岌岌崩潰之境，故此次由實業界鉅子藤原出任新職，以求挽救危局。至於國務大臣二人中，一為前憲政會領袖町田中治，一為前政友會自衛兒玉秀雄，該兩政黨自被取消後，久已不聞政黨之活動，今該二人再起，實堪重視。故東條之倒，實由於內遭反對，外受威脅所致，此次內閣改組，日寇之侵略政策，雖不因之急劇改變，但日本崩潰之命運，仍不能避免也。

(二) 軍委會發言人之觀察

「中央社訊」海軍委會發表最近之一週戰況中對敵國內閣更迭之事觀察稱：本週倭國本土發生之重大事件，而密切影響我國戰爭者厥為東條內閣之總辭職。查東條于十七日曾一度辭職，軍令之首腦部，似欲繼續掙扎，以維持其政治生命。但終為事實與輿論所不許，故其辭職，實為被迫，而非出於自願可知。敵寇新閣，以陸海軍并重，似

有優曇陸海軍之總力，以作背城借一之決心，故小磯米內當係決戰內閣，而尙非求和內閣。但我國七年之抗戰，實已鑄定倭寇悲慘之命運，目前美軍海空之優勢已成，而塞班對倭本土之直接威脅，亦將日事擴大，東條以曠悍之才，已不能支撐危局，故其倒台，實爲倭寇崩潰之先聲。小磯米內無術化劣勢爲優勢，以求轉敗爲勝也。

(三) 華府聞訊之表示

「中央社紐約二十日合衆電」同盟社謂本夜可望產生「重要新聞」，至內容若何，則未指明。華府方面預料，日方未來將發動「和平試探」，但警告國人對試探時期力持審慎，勿妄加推測。

「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合衆電」美陸軍部，海軍部，及國務院之官員，對於東條內閣辭職之事，均拒不評論。惟非官方之專家稱：此舉可能預示日本將提出和議，諸官員毫不掩飾，渠等聞悉此項消息時之快慰。蓋其至少預示日方在作戰方面，已發生嚴重裂痕也。若干觀察家相信，此舉乃日內閣將連續多次改組，擁護所謂「自由派」領袖執政，以冀圖取盟國接受和議之前奏，惟此間確信，盟方之答覆定爲重申「無條件投降」。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合衆電」東京方面宣佈：日皇召內大臣木戶幸一，討論新閣問題，頗令此間猜測，日皇已明瞭戰爭業已失敗。希望有一文人政府，以獲得較有利之

和平條件。蓋此固深知、水戶乃一國之建一之文人領袖云。

「中央社芝加哥二十日路透電」此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數千人，於聞悉日本內閣辭職一訊之餘，均大聲歡呼，樂隊亦奏樂慶祝。

「中央社紐約十九日專電」美國各報一方面認爲東條辭職，乃日本軍事機構「絕望」之象徵。另一方面，亦認爲此項發展，乃強化日軍，俾與向東京前進之美軍，進行更瘋狂殘酷之戰爭之另一步驟。紐約時報，認爲日本內閣改組，足以顯示日本之軍事，在久經磨練之軍事領袖領導下，顯然準備爲保衛日本本土，及中國佔領區進行殊死戰。東條協同軍事領導及政治領導之努力，已告失敗。紐約前鋒論壇報稱：日本此舉，猶如鼠被獵犬追逐之奔竄。并謂：美軍尙未遭遇日陸軍及海軍之全力迎敵，惟刻有種種預兆，證明「無論戰爭如何持久，犧牲如何重大，」美國人均願付出勝利之代價。除非吾人不顧時間及犧牲，根除日本之軍事機構，日本必將再度從事偷竊及破壞工作。另一方面，各專家未完全同意日本改組，乃證明日本軍事力量正在衰退之說。警告讀者，勿因日閣改組而狂歡。此間之一般印象，均假定日本拋棄乃戰略實施非戰術之改變。因日軍之迭遭挫敗，已刺激日陸海空軍，加強其機構也。惟各專家咸信，日閣之任何改變，決不影響美國之戰略。因美國刻在太平洋上已把握主動也。

(四) 顏露爾將軍之觀察

「紐約二十日專電」美國前亞洲艦隊司令顏露爾頃撰文，論述日寇軍事失敗及其統帥之可張可恨。謂日本接連的失敗造成了日本最高統帥部劇烈的變化。美國艦隊對土魯克施了慘重打擊之後，日本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承認他所受的損失比它加諸它的敵人的更為嚴重。當時陸軍參謀長和海軍軍令部長去職，由陸相和海相東條和島田——兼任。現在塞班失守，菲律賓附近日本海軍大敗，這種集中指揮的行動又受了挫折。東條戰時內閣殘餘的原來閣員之一島田去職，由不大出名的野村繼任海相。東條也辭去了陸軍參謀長職，留下的職務是首相，陸相和軍需省大臣，到了今天連這些職務也卸去了。關東軍司令梅津大將受任陸軍參謀長。

日本軍事首腦這種劇烈的更動的充分意義為何，還待將來纔能看出。但有三件事情是確定的了。

第一，日本最高統帥部看到現在內線防禦已被衝破，日本本土感覺到美國的遠程轟炸，西方伙伴的失敗，一天比一天近，所以它不願讓日本人民和武裝部隊的士氣沉淪下去。

第二，承認其二月間之改組已告失敗，這是對統帥部一個直接的打擊，且必造成國

內閣慮及不安的現象。

第三，要想以行政上人事的變動來挽救日本目前的軍事局勢，未免失之過晚。

滿洲軍大將在獲勝的時候，本來不會更動過。這是日本人民所將作的一種解釋。日本局勢目前趨嚴重，已經到了一個不能隱瞞的階段。

(五) 赫爾警告各方勿作樂觀推測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路透電」紐約與華盛頓之消息靈通者謂：外傳東條內閣總辭為日本求和之先聲一節，不足置信。美國務卿赫爾謂：日本在軍事方面，雖顯受相當重大之挫敗，然吾人如不假設日方將執行其最佳之軍事計劃即屬錯誤。國務院之高級權威人士，警告各方勿作樂觀之推測，但彼等表示東條內閣之總辭，乃日本已自承其不安之處境，內閣之更迭，乃日本以戰敗責任推諉於某種大之慣例，亦為提高民氣之方法，即允許人民實行「新政」，不令其再受失敗政府之統治也。紐約太陽報曰：「日本內閣之更迭，並非表示任何新閣可稱議和而挽回東條惡毒計劃所造成之殘局。」

(六) 格魯之分析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合衆電」前美駐日本大使現任國務院遠東司長格魯謂：東條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內閣之倒，可作如下解釋：（一）明顯自承日軍已遭遇空前失敗。（二）此爲日本以戰敗責任委諸某某個人之慣例。（三）日本似有提高日見衰沉之民氣之必要，其方、即允許人民組織新政府。格魯謂，東條乃一團體中之一份子，並非談人心日中之所謂獨裁者，日本內閣之更迭，未必爲日本作戰到底之政策亦將變更之謂。

（七）柏德遜意見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合衆電」美陸次柏德遜今日發表談話曰：吾人勿以爲其領袖之更迭，將令吾人遺忘珍珠港事變與後所發生之事件。東條之倒，證明日本人民開始明瞭日軍失敗之嚴重性；各地區之日軍司令，每令其軍隊作戰到底，故吾人亦不妨斷定東京之軍閥亦將使日帝國作戰到底。須知日本帝國之主力尙未加入作。

（八）美觀察之批評

「中央社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遠東觀察家認爲日本內閣改組，以齋武之「朝鮮之虎」小磯爲首相，表示內閣最初必將復採攻勢，以增強日方業已動搖之防禦力量，希望英法人民懸念，誠意於日本有利之和平，如此舉失敗，則日軍將以次內出而收終局，美國內爲現實主義者，對於世界情勢瞭如指掌，曾於一九三九年反對與德國

維盟、日盟成立之後、又對日本參戰、一九四〇年任首相期間、對於英美亦較能協調云。

(九)某日本問題專家論東條內閣倒臺

〔本報訊〕東條內閣總辭職消息傳出後、記者特走訪日本問題專家某氏、詢其對此事之觀察。某氏謂今後敵繼任內閣、非併爲乞降、陰謀保存實力、卽竭其能力、作最後之一拚。默察日本局勢、繼任內閣前途恐有可慮。此對同盟國言、實爲一值得警惕之事。蓋如敵計得後、實力頗強、則日死灰復燃、太平洋上仍將不太平也。繼稱：東條內閣總辭職、蓋有三大原因：(一)東條責任問題。敵一年以來、在太平洋及中國戰場一敗再敗、塞班失守後、東京內閣閣員戶洞門、東條內閣作戰首腦、戰敗責任自無可逃避。(二)戰略意見相左：東條以大規模陸軍、陷入中國泥沼、海軍則深藏不出、坐令太平洋上各島孤軍、一一被盟國海空軍消滅。此種戰略、已爲其國內各方面所強烈反對。(三)國內之生產計劃、未能依照預期完成、糧食、戰、兩項重要。設及繼任組閣人選、某氏謂：米內與廣田如何合作組閣、尚待觀察。其意謂：米內與廣田注意者、一爲調法軍兩大臣爲誰、二爲外務大臣爲誰、蓋由此可察其組閣之動向也。

(卅三年八月廿一日重慶中場日報載)

六、我國各報的批評

(一)東京的大變局

羅馬名將衛格秋士說：「無數的歷史先例可以證明：作戰的一方陷於失望，必然有利於他方。」東條內閣在日本舉國上下陷於失望之中場台，這個消息在我們反侵略的聯合國家方面自然是歡迎的。

東條英機主政三年，中間也經過了好幾次的政治危機，他都以局部改組內閣的手段應付下去。但是，最近三個月之中的局勢，證明了東條最後的措施，犯了無可救藥的錯誤。日寇至此已走進了失望的深淵。東條的罪已無可贖，東條的倒乃是必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東條於組閣兩月之後，以偷襲珍珠港的毒辣行徑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他對於太平洋島嶼的戰術是以空軍襲擊，陸軍佔領，海軍從事運輸。這一戰術，在聯合國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收了很大的效果。然而自珊瑚海之戰，中途島之戰，俾斯麥之戰以後，美國的海空優勢漸次形成。日寇遂不得不將海軍避戰而用陸軍死守。換句話說，他在有以陸軍的力量補救海空的劣勢，死太平洋外線的島嶼，希望以空間換時間。

在這種情勢之下，東條面對的嚴重問題，無過於飛機的增產。東條內閣增竭盡他全國的人力與各佔領區的物資，甚至於銷燬中小工業的機器。停止其他工廠的工作，一切力量向飛機增產而集中。今年四月至七月就是他計劃完成的時期。然而東條內閣全副精神所寄託的飛機增產，成就殊無可觀。無論在大陸或海洋，日寇既失的制空權，並不因他的飛機增產計劃完成而挽回於萬一。然而這還不能算是東條最大向失敗。日寇生產技術的低下，本土資源的貧乏，各地運輸的不足，都是他飛機增產計劃不可克服的客觀的困難。東條內閣自不能負其完全的責任。

東條最大的失敗是他對於國際局面估計完全錯誤，他以爲歐洲盟軍不至於復早就開關第二戰場，即令開關第二戰場，亦必汲引聯合國主要的兵力，適足以緩和太平洋上的戰爭。他又以爲美軍即令在太平洋上繼續攻擊，亦必仍在他的外線諸島上作逐島的戰爭。他更以爲印緬的雨季一旦降臨，則東南亞一角的戰事亦將陷於停頓。於是他定下計劃，驅集各路陸軍，向中國戰場大舉進犯，企圖在極短的期間之內，軟化中國的作戰力量，破壞中國的前進空軍基地，打通大陸的交通線以補救他海上運輸的不足，然後留下少數的守軍，抽出精銳的部隊，來應付英美特別是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進攻。

殊不知事勢的發展，全出於東條意料之外。正值日寇在中國大舉進犯的時機，持有海空優勢的美軍，把馬紹爾與加羅林諸島上無翼的日本陸軍遺留在後面，一躍千瀆，直

取日寇內線最重要的基地塞班。同時美國第二十航空隊從中國基地起飛，第十一航空隊從阿拉斯加基地起飛，向日本本土與附近島嶼作遠距離的轟炸，而湖南的戰事更使日寇生力軍陷入我方的反包圍。中美空軍的襲擊，衡陽守軍的惡戰，尤使他不勝其消耗之重與疲憊之苦。緬北的聯軍奇襲密芝那城，佔領加孟公路，並不因雨季而中止其英勇的戰鬥。總之，他在大陸上的攻勢無望完成，他在海洋上的防線已被衝破。戰爭烽火逼近他本土的大門。海軍既無力酬答他國內「決戰論」的要求，陸軍又不足敷佈於綿長的戰線。戰守避三策喧爭於軍部之內，而投降就等於滅亡。東京的軍政界充滿了憂惶怨憤的氣氛；而東條英機自然是衆怒所集的目標。

七年以來，日寇內閣因國際局面估計錯誤而失業者，不止一回，對中國速戰速決的「不擴大方針」的失敗，使近衛第一次內閣塌台。軸心同盟商榷不決而蘇德協定突然訂立，使平沼內閣解體。蘇德戰爭忽然爆發，把松岡洋右的體重減少了七公斤而近衛第二次內閣改組。這次東條因估計錯誤而下台，算來是第四次了。這第四次內閣錯誤，實是以陷日本國家於「遺恨百々」的境地。所以大本營之內的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陸軍航空司令部，人事已經異動，而內閣也追蹤更迭了。

日本軍人的性格是殘忍狹窄，敏感善變。當他們有機可乘有利可圖的時候，他們決不讓別人居功。當他們受了打擊受了挫折時候，他們決不肯自己負責。一九三九年上季

年，平沼內閣實際是板垣征四郎以陸軍大臣主義。到了蘇俄協定突然訂立，於是板垣議職，平沼下台，而米內光政與阿部信行便組織閣，做軍部的傀儡。自一九四二年六月至今，東條以軍部首領直接主政。如今日寇軍事顯然沒有前途。則軍部又退居後台而以傀儡組織，乃是必然的事勢，小磯團昭來自朝鮮，很明白的是以板垣為後盾。米內光政從前做過一場傀儡，剛才已經說過了。從今以後一個時期之內，軍部與內閣或將狼狽為奸，欺詐世人，——軍部理頭作武力的掙扎，內閣出面弄政治的玄虛，這是我們預想得到的。不過，一九四一年冬季的往事已經把日寇的慣技，暴露於天下了。那時候，來栖野村正在華盛頓作外交的談判，由本南雲已向珍珠作卑鄙的偷襲。我們相信反侵略的聯合國家再不會受日寇的欺詐！

東京的政局從今以後一定是花樣翻新，也一定是動盪不寧。我們一方面要防備他軍事約掙扎，一方面更要警戒他政治的玄虛。（重慶中央日報七月廿一日社論）

（二）弔東條並弔日本！

昨天早晨東京情報局發表一個大新聞，東條內閣總辭職。這的確是一個大新聞，因為東條內閣是中日開戰以來日本七個內閣中的最強有力的個，而且是應負太平洋戰爭全部責任的一個內閣。現在東條內閣倒了，是一個罪魁禍首組織的崩潰，也象徵日本帝國

約數亡，這對於我意甚重大，亦爾俱可弔，爰於思緒紛紛中寫此文，以弔東條，並弔日本！

從昨天午間我們於電波中知道了東條內閣倒台，以後每隔兩三小時即得到一次繼續發展的消息，直至夜晚新聞還在紛至沓來，所以此刻欲寫是文弔東條與日本，無論如何，擬不起展肅的持緒，而只是隨着新聞的發展，綜合述出我們的種種觀察與感想。

(一)東條內閣爲什麼倒的？我們昨天已經講過，他實在犯了不忠、不仁、不義、不智、不勇的大罪，不能不倒。塞班一役，對日本真是問鼎輕重。美國大軍打到日本的孤島之上，而不救援，無謀無勇，又復冷酷不仁。東條是內閣總理，又是陸軍大臣兼參謀總長的統帥，無論在責任上或在道德上皆說不下去，他尙有何面目執掌領導全國的軍政大權？事勢與道理均已如此，但東條還想懸綫，先換海軍大臣，想把塞班戰敗之罪謾諸島田繁太郎，又改組統帥部，讓位參謀總長給杉山元，藉以緩和各地的責難。我們揣想這點天東京的情形，已如鼎沸，憤懣責難，物議紛紛，東條實在混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走。東京情報局昨日發表的聲明，說東條內閣的辭呈是於十八日提出，顯然是倒填日期，因爲那天還在改組統帥部並續任海軍次官等人事異動，還都是東條想懸綫的姿態。等到這一姿態拿出之後，東京依然鼎沸，東條乃不得不去。看他的辭職聲明說：「當現下非常之決戰期，痛感有重振人心，協力向完成戰爭邁進之要求，故廣求人才，以

進化之間，會有一切手段，期其實現，但終未達成目的。」這已明白說明東條會盡了一切手段，猶如事不諱，東條遂歸然而去。

(二) 內閣之命運如何？我們判斷新閣或許相當難產，因為誰也不願意入亡國內閣，要負亡國之責任。東條發表，組閣大命降下，令小磯國昭陸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協力組閣。組閣之命同時降於兩人，這是怪事，也正可見後任內閣之難組織。同時東京廣播對此有一解釋，說這與聯立內閣，並舉明治三十一年隈板（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內閣為例，組閣之命真是同時降於兩人，結果大隈任首相兼外相，板垣任內相。這一解釋，似是而非，而實可笑。因為隈板內閣是由不凋的政黨混合組閣，所以可以稱為聯立內閣，現在日本已無政黨，小磯與米內是陸海軍人，難道這是陸海軍的聯立內閣嗎？這是一無從談話，而笑話竟是事實。這就可以看出日本的軍事機構已近瓦解，統帥部與內閣之間，陸海軍之間，甚至陸軍自己之間，都已紛亂破裂，失所提議。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應有看日本之閣中心的日本的確沒落了。小磯與米內同時受命，而小磯的名字在先，小磯是首相，米內是協助。找些什麼人任各部大臣，以至能否組成，現在都不知道。但必相當難產，縱能組成，也不會比東條內閣更強。

(三) 東條內閣始終了太平洋戰爭。東條於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組閣，十二月七日即已奇襲珍珠港而揭開太平洋戰爭，由此如一陣旋風，吞捲了南洋。日本人好以一

赫赫武功」相誇耀；東條真可謂「赫赫武功」了，只是好景不常，正如燦爛的櫻花，開放時極其火熾，而凋落時異常迅速。這象徵東條的武功，也象徵日本的國運，都是聲勢赫赫的短命鬼罷！何以說東條內閣始終了太平洋戰爭呢？東條一手揭開太平洋戰爭之幕，這條仗是罪魁禍首。但經過兩年半以上的太平洋戰爭，早已攻守易勢。到塞班之戰，一切證明：日本空軍衰弱，出動了三千架飛機的攻勢，一下子被打掉幾百架；海軍如鼠，艦隊出動了，又復縮頭逃去；陸軍雖頑強，但空軍海軍權幸落，便只有在一個個孤島上做犧牲的材料了。現在東條倒台，戰爭有待繼續，而從實際意義言，太平洋戰爭業已決定。東條之不退不去，就是太平洋戰爭已完全無望，今後無論什麼人出來拚命，反正是完了。所以我們說東條內閣始終了太平洋戰爭，是正確的。

(四) 假使小磯內閣能成功，日本怎樣？我們的答覆是日本還是繼續拚命。小磯民昭的個人歷史告訴我們，他完全是一個野心暴徒。他以大陸侵略為職業，後來又積極主張南進，從事海洋冒險，現在他出來做首相，當然拚命打仗。米內光政是一個惑星，他是海軍內的穩健派，而且在他做首相任內，他是反對南進的。但是我們願奉告美國朋友，切莫因米內之出現而起幻想。米內可能是一個迷惑的幌子；但日本在骨子裏必然還是拚命。日本的劣勢是事實，日本之劣敗也已註定，但就日本的戰鬥力言，它的三個艦隊還大致完整存在，第二線飛機總也不下萬架，陸軍雖多所消耗，還自信甚強。日

本還有許多戰鬥力，實在不能想像它肯雙手奉獻一方不肯接受，日本也是用以掩護戰機，伺機再來一個奇襲。美國對此必須嚴肅警戒，莫受日寇之愚；更要乘日寇步驟已亂方寸莫定之時，加大軍力，猛進進攻。關島戰事解決，小笠原島戰事解決，捷足前進，不給敵人留喘息的餘隙。逼它的空軍出來，解決它；逼它的海軍出來，解決它；打得它非認輸不可了，到那時它纔肯無條件投降。

(五) 中國也打跨了東條一條腿。東條內閣的最後送命，因為它在戰略上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大錯誤。東條不守海上的大門，却跑到中國大陸上鑽牛角尖，妄想打通粵漢路。錢糧極重，本末先後，完全倒置了。但東條卻想在中國大陸上打個大勝仗，以掩飾其在海上的失敗。試想：假使日本軍隊進入長沙之後，又更順利攻下衡陽，以至更進一步逼到湘桂路上的重鎮，則東條亦復頓振有詞，以誇耀其勝利，塞塞的官員戰死雖甚聲動，也或不至斷送東條內閣的命。說到這裏，我們實在應該感謝保衛衡陽的戰士！他們吃苦拚命，冒死犯難，打得像樣子！敵人動員二十萬大軍打湖南，飛機大砲毒氣，圍攻衡陽二十五晝夜，而衡陽縱成焦土，却屹然不動，直至塞班的悉數已激動日本全國之時，中日的衡陽非但健在，而外圍各線的華軍也都紛紛攻到城郊，而將內外會師了。東條既丟了海上大門，也不能爭得陸上一城，還講什麼戰功？到處失敗，不去何待？東條內閣的致命傷是塞班之戰，而衡陽將士也打跨了它的一條腿。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六) 哀哉！日本帝國休矣！東條內閣倒了，太平洋戰爭隨之轉入最後的階段。日本必沒於海上，也不能倖逃於大陸。日本之爲現代強國，短短不過六七十年，而軍閥的統治即有半個以上的歷史，隨着東條內閣之倒，日本失敗了，日本軍閥也失敗了，這失敗的歷史結束性的失敗，哀哉！日本帝國休矣！燦爛之櫻花阿！朝發而夕落！

(重慶大公報七月廿一日社評)

(三) 東條、小磯、米內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東條組閣，那時日本對世界站在戰爭與和平的歧途，國內反波濤及反美的勢力高漲，因威希特勒的武功所昏迷，日本陸軍在磨拳擦掌，海軍在擄掠奔潮。第一近衛內閣胸中無主，幹不下去，於是東條摸上了舞台。東條本是板垣征四郎的配角，人特平平，個性勤詐，器識不足以服衆，資望也絕對不孚。在少壯軍人中，他實說是特異的一個。但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曾放砲一次，說：「蘇日戰爭無可避免，吾人必須準備。」當時他是陸軍省次官，發表了這「中蘇同時兩面作戰」，實不台宜。於此事，板垣罷了他的官，引起了一般對他的側目。迨東條組閣爲相，這纔野心煥發，自卜於其領袖的地位。雖則其背景悉賴日本陸軍傳統，但放縱現役軍人充任首相，把國運和盤托出交給偏激好戰的武弁，近衛文麿該負最大的責任。

軍閥多不願。俄明白，日本已決定選擇戰爭，問題是北地抑南進？今天看，東條確想對荷日談判，並使荷日談判單刀直入變成了日美談判，一九四一年五日復派遣來栖使節，與野村吉一郎進美日談判，揣其用心，不無和美戰蘇的謀算。然東條到底缺乏外交見識，不知己不知彼。「上兵伐謀，其次伏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東條見俄國作孤注一擲，取的是伐兵攻城的下策。「十二八」太平洋大戰爆發，同時對英美宣戰，賭乾坤一擲，以稱快一時。這一着不但送掉了日本之命運，並且誤害其盟邦德國。美國雖遲早必然參戰，但若沒有東條注射這一催生劑，時間還有延宕，德日拜把兄弟，在裏裏，希特勒實在大吃東條的虧。

以南洋之戰徵天之幸，及在珍珠港得到扒手式的勝利，東條由此驕滿，轉其目光向內，而濫備一手遮天。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逮捕了日本的「憲政之神」尾崎行雄，執行法西刑處決，包辦了四月三十日的眾選舉。選舉勝利了，四百四十六名當選議員，其中東條進黨者佔一百六十八名。在其威迫利誘之下，議會以此為終正寢。五月二十七日日本第十八次議會開幕，是東條全盛之時，他得意揚揚，出言不遜。「日本陸海軍作戰之妙，已成了世界驚愕之的。」若東條識時務，學乖一點，應該趁此時功成名就而身退，然而他不懂得知足知止，六月以後就完全是日本的壞消息了。太平洋戰局轉機在六月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四〇

四五六三日的中途島海戰，那次日本沉了四艘航空母艦，海戰戰術正步上航艦中心主義，日本受了這攔腰一擊，大艦隊從此不復抬頭。進了八月，美軍在所羅門海上開始正式反攻，東條不重軍事，而重政治，形勢從此日非。

大東亞省定制於一九四二年九月，羽到任時外務省對「大東亞各國的外交權限，外相東鄉憤而去職，此時東條內閣正邁健步，即任命谷正之爲外務省大臣，青木一男爲大東亞大臣。十一月一日管轄「大東亞」殖民地之「大東亞省」正式開張。「世界最大的寶庫南洋，已囊歸日本所有。」東條對八十一屆議會只能發此語聊以自慰。一九四三年，他就很起勁的大幹其僱傭工作藉而陷人心，三月訪問南京，四月訪問長春，五月訪問馬尼刺。在東條刀劍下，八月一日有緬甸國的「獨立」，十月十四日有菲律賓國的「獨立」，十月二十一日又塑造了一個僑印度臨時政府。

但一九四三這一年日本內部已對東條內閣信仰動搖，四月二十日東條對他的製裝開始補納：內閣局部改組，任命重光葵爲外務大臣，天羽英二爲情報局總裁，安藤紀三郎爲內務大臣，山崎達之助爲農林大臣，大藤晴男任國務大臣安藤是「新民政」一大政翼贊會」的組織者，兼有組織能力與特務經驗，大藤是內閣顧問，民政黨舊派人物，東條如此左右拉攏，但還尋鏢壓不住，六月便發生了赤尾敏事件，中野正剛，鳩山一郎及江藤原三郎等同情這位安其那主義者出奔的赤尾，撥了野，聯袂退出製裝會。七月雲索里

厄斯台：九月義大尉投降，在東京灣戰事，五月廿日第一個「玉碎」於阿爾島，西濱太平洋美軍逐島猛進，七月十九日糧艦島首次被炸，九月十八日尼米茲將軍的飛機之翼，伸到吉爾貝特島，此際東條不啻喊：「美英不顧犧牲，欲於短時間內壓倒日本。」九月二十一日通過了「國民營運要綱」，強化國內經濟，防止出現日本的巴多格里奧政府，擴大總動員，「確立日滿食糧自給」，並積極講究防空與生產飛機。九月二十八日內閣決議奏請召集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裁撤企劃院及工務省，定於十一月三日成立軍需省，十月二十五日臨時議會開幕，二十六在中剛自殺，這和裂的希特勒「一服睡藥的望着日本以死」，是一大凶兆。然東條管準備檢校到底，自來這編者大臣，強行「超重點主義」，以全力生產飛機，無如外邊形勢日急，噩耗頻傳，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軍完成了第二個「玉碎」於吉爾貝特羣島，十二月戰敗於常德。到了八十四屆通商議會，衆議員質問抨擊，論難交至，東條之爲東條，已經威信掃地。

今年一月三十日美軍登陸馬紹爾，二月土魯克又被襲，東京廣播承認「戰局已突入激烈的階段」，並指出美軍已不泥於迂迴戰略，「顯示出中央突破形勢。」東條至是益亂無措，忙著又改組內閣，以石渡莊太郎代替賀屋與宣做大藏大臣，以內田信也代替崎津之輔做農林大臣，以五島慶太代替八田嘉明做交通大臣。不夠，二月二十一日又免了杉重元，自兼參謀總長，並罷免了永野修身，令島田繁太郎兼攝軍令部長。東條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四二

這樣的集中軍權，二月二十五日閣議又議定了「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取銷星期假日，從三月五日起實行」長期工作態勢。「東條這條伙，志不在小，真想悲壯的拚掉他的小命，無奈大勢已去，無力回天，至本月八日癩斑一失，全國譁然，換了海相不成，讓出總謀總長不成，乃於昨天黯然若喪的滾下台去，計在相位凡二年十個月。

小磯國昭是拙笨的呆人，他是僅次於於荒木貞夫與真崎甚三男的著名右傾軍人，今年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畢業於士官學校第十二期步兵科及陸軍大學，在校成績低劣有名，到出校後憑他一點蠻勁，屢建軍功，後來纔有點福至心靈，竟變成一個軍人兼有政治頭腦的人物。日俄戰爭時，以少尉從軍，立過功，做過海參威及伯力的特務機關長。此人醉心於侵略大陸，痛恨英美，曾以軍務局長的地位。罵過九國公約，好在宇垣一成替他贖了情，不然當時的外相幣原已要把他貶謫。郭松齡倒戈時，小磯援助張作霖，但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的專也是他幹的。九一八事變時他是軍務局長，盡贊侵略計劃。一九三二年荒木貞夫任陸相，提拔他做陸軍次官。旋自願降格，去當關東軍的參謀長，進攻熱河及血戰蘇炳文於呼倫貝爾，皆出小磯之謀，一九三九年晉級上將，左遷為朝鮮軍司令官，做了二年七個月的「朝鮮之虎」因以荒木不睦，又在板垣的壓抑下，於一九三八年七年被編入預備役，鬱鬱不得志，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平沼內閣方簡拔他做拓務大臣。小磯由軍界轉入政界。同時亦由北進變成了南進主義者。在平沼內閣對歐躊躇

不決之時，小磯亦未參加德義軍盟，並不斷鼓吹南進。第二近衛內閣時代，有一次要派小磯出使荷印，小磯提出三個要求：（一）政府須有堅定的國策，不受歐美諸國一顰一笑一喜一憂的影響。（二）陸海軍意見必須一致。（三）特派使節須有充分權限。因小磯邀功太切，主張強硬，近衛不敢用其志，卒不果行。小磯一直賦閒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用他代替南次郎，任朝鮮總督。這次組閣之命降於小磯，這個蠻幹的傢伙又有機會發幹了。

米內光政在海軍中是一個平允的脚色。他是艦隊派，是末次信正，高橋三吉，中村良三這一派，激烈反對過倫敦海約。他過了十餘年的海上生涯，做過駐俄大使館海軍武官，也曾駐過英美。今年已經六十四歲。從林內閣起到平沼內閣止，米內聯任三次海軍大臣。一九四〇年正月十四日拜命組閣，做了總理大臣，在重臣眼中，他是諄厚人物。米內自己也說過他已破了禮：「自從在日本夜襲亞歷山大三世驅逐艦，目擊俄艦沉沒的淒慘的情景以來，我便變成忠厚了。」米內當首相是經阿部信行之後，當時政黨對阿部極端不滿，而米內則曾在林內閣時代，對於議會的可憐被解散掬過一點同情，其上台也頗與政黨敷衍，希望能彼此息事寧人。米內組閣會聲明採取「大物主義」，惟結果，閣員名票中只有小磯國昭之再任首相，可算是大物，其餘皆碌碌無奇。米內閣一成立，東京股票便開始跌價。是年二月二日米內初臨第七十五次議會，破題兒便遇齋餘隆夫一場「

失言」的演說，亦藤事件的風波。鬧了整一個月。後來米內與政黨變成了積不相容的對立，政黨僅一羣迷臭的苍蝇去包圍近衛，近衛成了新黨運動的中心，忽然神經衰弱的振起與來，乃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成立第二近衛組閣，米內內閣七月十七日總辭職，剛剛幹滿六個月，可謂短命的內閣。前度米內今又來，請拭目看他玩什麼新花樣呢？

（重慶大公報七月廿一日社評）

（四）敵國震盪東條下台

東條內閣，係太平洋戰爭之罪魁，是日本法西斯政權之最高形式，已於三月十八日，宣布納辭。而朝鮮總督小磯國昭陸軍大臣以及前任首相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將繼起協力組閣。此為太平洋戰爭以來敵國政局第一次大變化，亦為其四年以來政治危機之總爆發，亦為其對中美等國作戰戰略破產之總表現。

東條發動太平洋戰爭，原係一個絕大的軍事冒險。它原想將美國驅至珍珠港以東，將英國逐到新加坡以東，將中國趕到西部山地，然後結成一圈水陸長城，經之營之，進可以攻城略地，退可以討價還價。這一戰略，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似將逐步實現；然而，由一九四二年八月瓜島爭奪戰開始，乃終於幻滅。這一軍事行動，又以新的危機，加於東條政權原來所包含的危機當中。敵國的軍力，加速提高；攻勢的範圍及強度，日

益擴大。日本航運的危機以及空軍的劣勢，更加增劇。東條要求其國民，將生活水準，降至無可再降的程度，實行「國政運營」，集中力量於飛機生產，可是，這種種努力，始終未能使日本軍力對美相對地提高。於焉，太平洋上日軍不得不「玉碎」，日寇原係利用太平洋上羣島棋布之固定航艦以制勝；而令却一不成爲其墳墓。阿圖島之役以後，有無數事實，足夠予以說明。尼米茲上將，於中太平洋向兩突進，攻陷塞班，一面完全粉碎其固定航艦戰略，一面使其主力艦隊陷於出戰與避戰的戰略矛盾當中。東條內閣，在美軍犀利的攻勢之下，張皇失措，無以應付，惟有一走以謝其國人。

這裏，我們不妨指出：美軍攻陷塞班，固然攻入日本內圈防線，原非埃羅城下可比。如一九四〇年九月，德軍以大陸之利猛襲英倫，其間僅一水之隔，而英倫鎮靜自處，卒撐過難關。又如一九四一年冬季，德軍三面圍攻莫斯科，最近時只有二百餘英里，而蘇聯常局仍沉着應戰，總將強敵擊退。然而今天之日本，當美軍尚在二千四百五十海里以外時，竟以爲兵臨城下，手忙脚亂，羣情惶恐！東京政權之脆弱性及矛盾性，由是不難窺見一二。此固非民主政體可施，亦非帝制獨制度可比，却類似於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敵國政權內訌，原已矛盾重重，而今在盟軍打擊之下，易碎性，自必提高。

東條內閣於發表辭呈之前，何以先確立陸海軍人事，留交於後任——任野村龍平爲

海軍大臣，梅津美次郎爲陸軍參謀總長，山田乙三爲關東軍總司令，菅原總大爲陸軍航空總監及航空本部長？這一點，是過去歷屆內閣所未見。其唯一解釋：東條固然不得不去；却預作佈置，以保留其作戰體制。這即是說：新任首相，不論是誰，却不得不繼續推行東條的作戰體制及方針。因此，我們不能存有幻想，以爲日本新閣不是投降的內閣，便是求和的內閣。

東條內閣，十八日提出總辭，二十日早晨發表，可見敵國政局之動盪及內部之紊亂。此爲加緊進攻日本最理想之時機。我國將士們，盟國戰友們，應當極加強進攻，可收事半功數倍！

（重慶時事新報七月廿一日社評）

（五）東條崩潰的原因及其影響

東條內閣於本月十八日總辭職，此項消息，延至二十日始由日情報局發表。這是日寇政界的一大變動，特別在日寇上下痛感戰局嚴酷的今日，它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影響。據報：繼任內閣已發表由小磯與米內兩大將協力組織，節所謂聯立內閣，關於新內閣條的名單，尙未發表，茲先就東條內閣崩潰的原因及其影響加以檢討。

東條內閣崩潰的原因，可分析爲兩點來觀察，第一是政治上的失敗，第二是軍事上

的失敗。這兩點當然相互關聯亦互爲因果。

所謂政治上的失敗是樹立強力內閣的失敗。東條自組閣以來，一經過兩年零六個月，論壽命算是日寇侵華戰爭以來七代內閣中時期之最長者，但是其間改組次數之多，都分斷及之廣，均爲歷代戰時內閣所未有。東條以軍人而兼國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兩個月組閣，他的本錢背景，當然是陸軍，陸軍大將的頭銜，也是因奉命組閣而驟來，所以東條的作風是推進力，是壓力，是榜樣的意志，鐵的紀律，着重在人而不在機構，目的是集終政治力，完成強力的內閣，但是他下台的理由竟說廣延人才而終未能實現強化內閣之目的，這固是「其鳴也哀」之言，但也是老實話。試看今日東條內閣的人物，差不多除二三不重要閣僚和他自己外，都已累迭至再三，這等於承認不精強力，在人事上並未作到滿意地步。論機構方面，他也曾經斷行空前的改革，成立軍需省，裁併商工省，裁併遞信省與鐵道省，這當然是玩弄機構的末稍工作。此外，論政令他創立了總理大臣的「指示權」，敦行了地方行政機構改革，但是想拿政治推進戰時經濟，結果一事無成，及至撤阿圖，退吉據貝特，退馮紹爾，坐視「遼軍玉碎」而不能加強接濟，以飛機大砲送到前方，對前方，他無法卸責，對後方生產，他無可推諉，兼職之多，反減少行政的效果，減削了政治力量，故結局只有「滾」之一途了。

第二，主要的還在於軍事上的失敗。這裏指的是廣義的，不但指的戰敗責任，並包

含着戰略問題，尤其包含着軍令與軍政間向連繫體制問題。戰敗的責任，東條不能諉之於前線日寇的將士，因為大家都知道「制空權被敵犬抓到手後那只有撤退」，縱有時機可乘，奈無飛機何」，這些反覆的悲鳴，早已從前方傳到後方，而東條自己固兼任軍需大臣，綜籌飛機生產之責任者！戰略問題，雖尙待研討，但東條從本年五月中開始表示「移轉攻勢」的時機即將屆臨，日本內閣正在引領盼望中，而塞班要衝竟莫能阻止美軍登陸，其死守之期間，亦僅有二十數日之短，其犧牲之大，則爲以前所未有，到底東條要採避戰戰略還是島田與東條之間雖已一致，而部下例如海軍將領及陸軍部隊長之徒輩，希望飛機一拼，其機密確情，雖不能逆斷，但東條以及海軍當局，已對國內約諾之言而不能履行，常然不能獲得日本人民的諒解，朝日新聞勸國內指導人士鎮靜，東條辭職聲明標出「一新人心」均是可供撫接的資料。

至於軍政與軍令的人事統一，是東條內閣的大冒險，他雖自辯「積極果敢」，「不顧毀譽褒貶」，但冒險究竟是冒險，當東條斷行軍令人事改組後，吾人就此有所評論，指明東加深了東條內閣的危機（二月二十六日本報），果然，本月十七日大本營發表「塞班被佔消息之日，東條已下了決心，所餘是安排後事，恢復軍令首腦專任多年遵行的慣例，招惹了他自己的慘敗，而以「下台」乞骸骨，並未能實踐「一死報國」，而瀕瀕了一齣「僅以身免」的悲劇。

最後我們當然注視東條的後任。小磯。米內是陸海軍的長老。小磯向以推進力者。自辭自任陸軍卿太。不但陸軍部內的太將占有一百餘名之多。需要控制的陸軍少壯幹部也派開不少。小磯的履歷可說是大陸起家。我們自不能忽視此點。米內有三次海長。小磯總理大臣的資歷。對海軍人事方面的關係。也許重臣會議認他爲「穩妥無匹」。至於對國際方面。小磯過去。無甚表現。米內在他內閣任內曾有調整當時對美關係的陰謀及拖延強化對歐政策。延緩簽訂軸心同盟的事蹟。重臣會議是不是認小磯與米內對太平洋戰爭沒有連帶責任。現在我們還不便過於吹求。我們着重的兩點。第一點。小磯他們是不是要移轉攻勢。折入心。抑另有其他作風。第二點。怎樣更強化內閣以貫徹戰爭。現在陸海軍大臣及其他閣員名單尙未發表。推測似失之過早。但是有兩點可以指出：第一。蘇立秀樹表示日攻戰局的十二分嚴重。陸軍與海軍兩方。任何一方也不能控制他方。這在政治運用和戰爭進行上很容易發生摩擦對立等不良的影響。第二。蘇立秀樹在日本憲政史上是巔刺。陸海軍聯立更是奇例。其安定性容易動搖。其壽命也難望長久。這新內閣依然帶有軍事內閣的色彩。其處境比東條更加艱難。聯合國在歐洲東西戰場的勝利。以源中國與美英在太平洋及中國大陸方面的加緊進攻。無疑的暴日寇新內閣的催命符。

(重慶時事新報七月廿二日社評)

(六) 所謂決戰的小磯內閣

謝公冰。

「謝公冰」的「謝公冰」的東條英機內閣，隨着參謀總長玉碎而坍塌了。雖然「謝公冰」的小磯內閣在美軍登陸菲律賓的聲中，繼起組閣。這小磯內閣不是接受「無條件投降」的內閣，雖迫有待事實的證明，但其絕對不能挽回倭寇最後總崩潰的命運，則已經無疑義。因為倭寇倘能挽救，則過去七年以上的時間，七個強力的內閣，必早已從絕望的狀態中放出日本，不必等待今日的小磯內閣，既弄到歷時七年，內閣七易而亡，則今日的小磯內閣，便也絕對不能有什麼起死回生的作用。

在東條勸導小磯組閣之際，我們軍事發言人認倭寇是達到潰滅借口的決戰一途。美國國務院與蘇聯，則一方警告美人。一方又在軍事方面，雖顯受相當重大之挫敗，然吾人亦不致放棄其方針執行其最佳之軍事計劃，即屬錯誤。一方又謂「東條內閣之總辭，乃為證明日本已自承其不安之處境也。然筆者所清原與其時有狂言者，等者以為，倭寇內閣的更迭，且自保證明日本已自承處境的不幸，但若謂在小磯內閣成立之後，倭寇始向背決戰一途而狂奔，始能執行其最佳的軍事計劃，則非的論。因為倭寇實際上早已已的決戰一途而狂奔，其所採用的軍事計劃，早已是所謂最佳軍事計劃。小磯組閣以後，雖必向決戰一途而狂奔，其所採的軍事計劃雖亦必為倭寇所認為最

佳的軍事計劃，要爲歷史惰性的進行，好比是一堆石頭已離却懸崖而墜，雖說不能阻止其落到地上，但陸軍是小磯上台之後，倭寇才會有真正決戰的措置，才會產生最佳的軍事計劃，再明白一點說：今後倭寇最後將扎武的作戰之將戰則猛烈，係出於歷史的決定，而決定之者不是小磯，今後倭寇之將本其七年以上的作戰經驗及其所面對的困難問題，決定一作戰計劃，亦係出於歷史的決定，小磯也不過是以執行這一歷史決定的委能出現而已。

本國軍事的意見，雖如上述，讀者却不能解作我們今後無須注意倭寇內閣更迭後的作戰方針。倭寇內閣更迭後的作戰方針，雖必決定於其歷史的教訓，而不決定於小磯。然我們卻必須明瞭這由於七年戰史教訓所造成會將由小磯出而執行的「倭寇內閣更迭方針」，必然是具有特殊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又必然是將在宜攻的地方作更瘋狂的進攻，在宜守的地方作更堅決的死守而完全表現出來。在它逐步表現這一意識形態之際，我們必須予以更有力的還擊，然後我們才能到達最後的勝利。

上所說的具有特殊意識形態的倭寇軍事新方針，究竟可能具有怎樣的具體內容？這當然是我們所必須研討的一件事。就倭寇最近的軍事佈置來看，他大約將循下列的途徑而進行：第一，加強其大陸以攻爲守的攻勢，求能阻止中國的反攻。第二，以陸軍爲主海軍爲輔，在日本與中國東部的圓弧線內各沿海地帶及各島嶼，作拖延戰局的死守。

要二，把海軍集中於大陸東岸的內線，等美艦隊攻達最後的一線，進而決戰。

這理由很明顯：第一，倭寇海軍無翼，不能遊出大洋作戰；倭後自無再向日本與中國東部一圍弧以外的海上採取攻勢的可能，自然只能退一步着力於保衛日本本土及西南太平洋沿岸各地。鑒若干認為不容失去的島嶼，但欲達成這一目的，非先加強其在大陸的攻勢不可。因為中國的反攻足以粉碎倭寇這一企圖，這是他所深引以為慮的，他為了要圖阻止中國的反攻，必然是更加強其在大陸上以攻為守的攻勢。

其次，倭寇雖當然也會考慮到如何縮短防線藉以減少無謂犧牲的問題，但無論如何考慮，都沒有實行的可能。因為日本軍人的性格，對於勢已不能保有的佔領地，雖一城一島，亦必死守，所以任何良好的調整陣線計劃，在日本都不能實現。任何調整陣線的計劃既都不能實現，則其必在大陸的第一據點，每一片海岸，在西南太平洋的每一島嶼，奮死守之計，實為事勢之所必然。又次，在塞班美軍登陸聲中，倭寇國內海軍決戰躊躇一度怕頭，但經過馬里亞納與菲律賓賓間海面一戰其海軍受到重大打擊之後，這三度怕頭的海軍決戰論，便又沉寂下去，而且這次東條崩台之後，陸軍的小磯又接手組閣，出沒海軍的米內，却是一個世人所周知的穩健派，故今後倭海軍非到最後防線將被突破，決不致於貿然作戰。

河邊，雖令倭寇的新軍導計劃是如上述，却也不足以挽回其最後失敗的命運。現在

讓我們再指出它那不可救藥的弱點，來作這一論斷的根據：

第一：東條透過情報局發表的聲明，有云：「在戰爭進行上，雖曾再三盡其應有的努力，而際此非常決戰期，痛感有更新人心，以強力貫徹戰爭的必要。」可見他已自承再三的努力，終歸無用了。努力無用的結果是怎樣呢？這也要用他自己的招供來說明。他說：「決戰形勢，一至於此，致煩宸襟，實不勝恐懼惶悚。」東條是日本最長命最強大的戰時內閣，本年二月以來，且打破日本軍政分離的習慣，其自身既以陸相兼任陸軍幕僚長的參謀總長，其閣僚島田也以海相兼任海軍幕僚長的軍令部長，而以幕府內閣的姿態出現，顧其結果，却仍不得不以「決戰形勢，一至於此」八個字結其局，則謂聲望遠不及東條的小磯，能挽救「一至於此」的「決戰形勢」，豈不是一種笑談？

第二：如傳說小磯是為執行真正的決戰而來，那我們就要問：過去東條們的作戰，難道都是兒戲？世人倘非健忘，應該還記得：第一近衛內閣，平沼內閣，岡部內閣，米內內閣，第二近衛內閣，第三近衛內閣，以及東條內閣，都是為遂行他的「大東亞戰爭」而來，並且都會以「決戰」號召其國民。譬如：今年元旦，東條就曾作這樣的迎年辭：「今年是決戰第三年，戰局已更加重大，必須億兆一心，舉國家的總力，以粉碎敵人的野望。」並且早從今年一月十五日起，劃今年為所謂「復仇特別挺進期間」，並在八十個國會議會的「必勝決議案」下，以（一）昂揚決戰士氣，（二）增強軍需生產，（三）增產糧

食，(四)澈底決戰生活，(五)協力防衛團土這五項，作為「決戰運動五大方針」，此外並有「決戰非常措置要綱」的制定。這不都是真正的決戰動作麼？並且他的決戰動員，規模之大，實無窮。他連國會議員的小山田義孝等七人都被征入伍，此外十二歲以上的兒童，四十五歲以下的婦女，所有學校的一切學生、文人、藝人、妓女、女招待等等，裏完全要在什麼親總會，什麼挺身隊，什麼增產班的名義下面，做他的「決戰」工作。這種動員也還能說不澈底麼？由此可知，決戰是早在進行中，為決戰而實行的動員也已達到達了極限，小磯這一來，不過是蕭規曹隨，重喊震聲決戰的口號，當作一種刺激日本國民的最後一管強心針而已。

第三：小磯內閣，在實質上只是東條內閣的延長，不僅外相之職相，沒有換人，而小磯本身也還是接近東軍軍隊的人物。海軍內閣雖係新人，然原任東條內閣海相的島田，則依然主持海軍的軍令，事實上海軍戰略也將依舊是島田的戰略。事實如此，則小磯內閣當然可說是換湯不換藥，甚且可以說是連湯帶藥都不會換。湯藥兩者都不會換，則欲其能在「戰爭已逐漸迫近三千年來空前重要關頭」，施展其轉敗為勝的手腕，那就真是絕人的一個夢。

總之：小磯米內的登場，雖是為執行歷史所決定的決戰方針而來，但日本人力決不阿比而加多，日本海空軍劣勢決不因此而轉變，日本物資的缺乏決不因此而獲得補充，

斷係無可轉移的事實；因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命運便也絕不因此而能倖免。

(重慶中央日報七月廿三日專論)

(七)小磯的沙上樓閣

小磯國昭成了倭閣閣僚以後，發表了正式談話與廣播演講，並接見記者，答覆詢問。外務省發言人岡崎應男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明重光英的外交政策。新任情報局總裁緒方竹虎也在會見記者團時發表談話。我們遍檢這些言詞，找不出小磯米內閣有什麼新政策。除了所謂「大和一致這種新名詞外，就是「作戰方針不變」和「外交政策不變」。這一類的話頭。在其所謂「不變」的作戰方針和外交方針二者之中，他們對於前者說得極少，而對於後者說得較多。小磯正式談話裏面說：「對外則始終堅持過去之外交方針，澈底實現大東亞共同宣言，貫徹聖戰，以安華應。」小磯接見記者的時候又說：「對於聯邦德國，將更增進過去之密切睦誼關係。東西兩友雖屬遠隔，而仍將集中外交施策於共同達成戰爭目的之一點。」岡崎應男對記者說：「吾人瞻見重光英仍為新聞外務大臣一事，為小磯政府將採取之外交政策之明白表示。此項政策即更形加強日本德國及其他盟國間之密切關係，密切合作，爭取戰爭之勝利。」重光英的廣播演講更明白申述「外交政策不變」的意思。

東條倒台與小磯組閣

我們看了他們關於新閣外交政策的說明以後，再看他們所欲共同合作以「共同達成戰爭目的」和「爭取戰爭之勝利」的德國方面的消息。希特勒被刺受傷之後，更換了大本營陸軍參謀總長，改派了空軍編隊司令，處決了陸空軍重要將領多人，而各地國防軍與挺進隊禁衛軍的衝突仍然是在發展。瑞士傳出的消息還說國防軍有兩師開起事，又說國防軍高級將領參加反希特勒活動者仍然在某地繼續活動，而德國的地下電臺復宣佈國防軍已組織新政府以對抗納粹政權。截至今日為止，我們雖不能斷定國防軍對納粹黨的鬥爭有成功的把握，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國防軍與納粹黨的鬥爭是方興未艾。這一鬥爭足以提早歐洲戰事的結束，毫不容疑。

德國的情況是這樣的危急，而日寇的新閣却仍然寄託其最後的希望於德國，以為可以密切合作，共求勝利，真是可笑亦復可悲。我們從這種可笑亦復可悲的「外交政策」，可以肯定的說：小磯內閣在其成立之前，已告失敗了。

日本人只會模仿，不會創造，是世人共知的。遠在明治維新以前，他模仿隋唐的制度文物。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他的陸軍模仿德國，他的海軍追隨英美，他的技術模仿德國，他的經濟依存英美。三年前他決然對英美開戰，原是震炫於納粹一時的勝利。自從英美開戰以來，他從政治組織乃至於戰爭技術，更追躡納粹惟恐不及。兩年來納粹日寇為敗跡之境，然而世界各國與反侵略陣線既已明白劃分，則日寇一旦與納粹結盟，便

沒有再以「專大主義」轉向英美的餘地。這正是日寇衷心最痛苦的一件事，今天納粹外受三個戰場的夾擊，內受國防軍的反對，勝利已經無望，失敗更將提早。這對於日寇的打擊，真比什麼都要嚴重。

德國國防軍反納粹的活動，在其爆發之前，自然是很祕密的。東條在藉口於「祈願神風」以期挽回政治生命的時候，自然沒有得到任何有關的情報。東條內閣的倒塌，不是受德國發生變亂的影響。德國變亂的消息，正是在小磯米內着手組閣的時期傳到東京的。小磯內閣確定他的施政方案的時候，正是希特勒大本營化為歐洲「第五戰場」的時候。小磯內閣所期冀者是納粹能夠鎮壓國防軍而消弭國防軍反抗的活動。如果國防軍對納粹的反抗活動，還有發展，使德國的戰局全面動搖，則日本軍人所受的震動，決不比一九三九年的蘇德協定，一九四〇年納粹勝利，與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為小。這一震動，必將使小磯內閣立刻崩潰下來。所以小磯內閣恰在此時宣示其「不變」的外交政策，無異於在沙上建樓閣。他心中的情緒，一定是惴惴不安的。

更可笑的是緒方竹虎還在對記者團說：「戰局演變至此種狀態後，思想戰已愈益重要。」我們要問：戰局演變已至此種狀態，日寇還有什麼思想可以作戰？納粹因戰局嚴重而動搖，日寇更在戰局嚴重之中，因納粹的動搖而動搖，日寇的動搖是嚴重的。除了日寇本身的戰局嚴重之外，歐洲「第五戰場」的戰鬥，更增加東京「第五戰場」的混

亂。德國國防軍與納粹黨的鬥爭，一有發展，則沙上樓閣的小磯內閣必將短命，是可以預見的。

(重慶大公報七月廿四日社論)

KBC

791.721